

## 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討論紀要 (2019.10.31)

10月31日主要研讀了《柏舟》一詩，內容涉及文字學、訓詁學、音韻學。其中音韻學方面關於語氣詞“兮”、“乎”的討論最為激烈。

### 一、文字學

這一方面主要討論了“鬢彼兩髦”中的“髦”字。

王寧（記錄者按：棗莊廣播電視台）提出，《毛詩·鄘風·柏舟》“鬢彼兩髦”的“髦”字，簡文作“𠄎”，整理者隸定作“𠄎”，疑為“驚”字異體。右旁徐在國先生認為是“矛”，整理者又疑是“杪”，楚簡中固有“杪”，作“𣎵”，从木眇聲，被假借為“冥”，故該字右旁為“杪”的可能性不大。

另外，大家在討論“兮”和“乎”字的讀音時涉及與兩字相關的“虐”、“平”、“丂”、“丂（杖？）”來源和演變問題，詳見下文音韻討論部分。

### 二、訓詁學

這一方面主要探討了“母可天氏”的釋義問題。

呂珍玉提問：“請問‘母可天氏’怎麼講？”寧鎮疆認為：“‘母可天氏’，猶言娘哎，天吶！《竇娥冤》裡控訴：地也，你不分好歹，何為地；天也，你錯勘賢愚，枉作天。只是指訴對象不同而已。”王志平表示，自己曾寫文討論過“只、氏、兮”三字，其中就涉及到“母也天只”，可供參考（記錄者按：《〈詩論〉發微》，《華學》2003年第6

輯)。王寧認為，“‘母可天氏’就是母兮（啊）天只，《毛傳》：‘母也天也，尚不信我。天謂父也。’《正義》：‘母也父也，何謂尚不信我也，而欲嫁我哉！’序云：‘父母欲奪而嫁之。’故知天謂父也。先母后天者，取其韻句耳。”不过，王寧又認為古人將“天”指“父”，實有不妥。

### 三、音韻學

#### 1、關於楚簡聲系問題

楊軍首先提出：“從安大簡《詩經》看，有部分楚人好像分不了聲母清濁。楊建忠老弟可試試，看看能不能理出一條線索？” 楊建忠對此表示，可將安大簡《詩經》與楚簡聲系結合試一試。

#### 2、關於語氣詞“兮”、“乎”

孟蓬生認為：“‘可、氏’與傳世本‘也、只’一樣，是語氣詞。現在的問題是可（也）、氏（只）和兮（可）的用法究竟有沒有區別？” 楊建忠認為“兮”中原雅言歸支部，楚方言歸歌部，至於用法方面還要比較。孟蓬生補充說：“它們更早的時候都在魚部。” 高永安提出，胡明揚先生曾認為“兮”就是“吵”，湖北人常用。孟蓬生說：“劉釗先生在前面已經指出‘兮’和‘乎’都从‘丂’，‘猗’也从‘丂’，音應該也有關係。” 楊軍對此表示：“光看韻是這樣的，但諧聲的時候聲母就不同，還是後來聲母不同了？什麼導致了這些聲母分化的？” 孟蓬生進一步分析了‘兮’和‘乎’兩字的音韻變化，並認為“兮”和“乎”所从的應該是“丂（于）”，與“可”的聲符有所不同。上古或前上古時期，魚部的讀音為a，上古後期歌部的讀音為a，所以記載語氣詞的字多從魚部字換作歌部字，其實自然的語音沒有多大變化。上古後期，歌部字和支部字相近，故“兮”字又讀入支部。

楊軍提問說：“在《詩經》時代是否‘兮’類語氣詞只有一個？” 孟蓬生認為從人類語言的自然屬性看，“乎、兮、呵”所記的詞大致就是現在的“xa(ha)”。楊軍不贊成此說，他認為語氣詞在方言裡差異是比較大的。孟蓬生回答道：“這要看各方言間真正能夠對應的詞是哪一個。” 楊軍認為：“現代漢語經歷了太大的變化，不說

上古（說也說不清楚），就在五胡亂華到隋唐，北方話大抵是胡人講的漢語為主，漢語被胡人接受。”

孟蓬生提出，可以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看看人類語言必有的語氣詞，然後看看上古漢語裡的語氣詞中，哪些能對得上號，哪些對不上號。楊軍表示：“語氣詞有個現象，往往隨前一個音節變音（記錄者按：勞乃宣提出的）。”孟蓬生提供了相關工具書的資料，指出“兮”與“只”字中古音祇有聲調差別，兩字在上古相通應是很自然的。楊軍則認為中古的章組也有可能來自舌頭音。孟蓬生引用李家浩先生的觀點：“‘只’和‘也’（注意：跟‘它’字不同）為一字分化。从‘只’得聲的‘只’，中古音也讀喻四，跟‘也’的聲母相同，而從韻母看，上古時期支歌相通，所以語氣詞‘只’和‘也’相通也是沒有問題的。”薛培武提出，胡敕瑞教授有篇文章，也涉及這個問題。（記錄者按：《試論“兮”與“可”及相關問題（上）》

[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](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Ls2tLRRR68WVQikZHC397KXnP65N11sTLOYXjqQ8_GSd6o2cdo7CUWqPG9gdcVgf&wd=&eqid=afdb83fe0001a8d5000000065dba4f63)

[url=Ls2tLRRR68WVQikZHC397KXnP65N11sTLOYXjqQ8\\_GSd6o2cdo7CUWqPG9gdcVgf&wd=&eqid=afdb83fe0001a8d5000000065dba4f63](url=Ls2tLRRR68WVQikZHC397KXnP65N11sTLOYXjqQ8_GSd6o2cdo7CUWqPG9gdcVgf&wd=&eqid=afdb83fe0001a8d5000000065dba4f63)）孟蓬生補充道：“記憶所及，除了上面志平兄和敕瑞兄的文章。好像張雁（北大教授）多年前在《語文研究》上有一篇討論“兮”字的（記錄者按：《殷墟卜辭“乎”字的構形分析》，《語文研究》2001年第2期），師兄黃易青在北師大學報有一篇討論這幾個字的關係的文章（記錄者按：《上古詩歌語氣助詞“只、些、斯、思、止”的詞源》，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》2018年第1期）。”

孟蓬生轉貼張雁教授文章（記錄者按：《殷墟卜辭“乎”字的構形分析》，《語文研究》2001年第2期）結論：“兮字從乎字分化而出。乎，匣母魚部；兮，匣母歌部（與‘柯’同部）。可見卜辭時代歌魚二部可以通轉。以流證源，卜辭乎字从丂（柯）得聲，當屬不誣。由于字形幾經變化，乎字從一個形聲字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獨體記號字，造字之初的形符、聲符以及構形理據遂湮沒而不為人知。”因此，孟蓬生說劉釗教授與張雁教授觀點是一致的。

### 3、關於“虜”字

薛培武提供一則新信息：“之前王森兄發表過一個觀點，認為金文中“嗚呼”的“呼”，即‘虜’，構形中所謂的‘乎’，其實都是‘兮’，字从兮从虜聲。‘乎’在早期文字中不存在，‘乎’是从‘虜’分離出來，而保留母字讀音的。

早期文字中的‘乎’都是‘平’。”劉釗表示：“‘虜’从‘兮’，後變為从‘乎’，我在《構形學》裡就說過，這更說明‘乎’‘兮’相通。”王森補充說：“我的觀點就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的‘乎’字，皆當改釋為‘平’。平，使也。在卜辭和金文中，用為使令動詞。”劉釗認為甲骨文“乎”改釋為“平”行不通，字形差太遠。孟蓬生提問王森：“那兩字的構形關係如何解釋？一個三點，一個兩點，他們之間有無關係。”王森回答說：“甲骨文中，所謂‘乎’字，下部所从，不是‘柯’字，也不是‘兮’字的下部，而是和‘易’字下部相同。我和陳劍老師的觀點相同，這個部件讀為‘杖’。甲骨文所謂‘乎’字，下部不是‘丂’。真正的‘丂’（幽部讀音）到了西周才出現的，就是從‘考’字中分化出來的。”劉釗表示：“从不从‘丂’先不說，字形怎麼解釋呢？”王森認為，“丂”這個部件有不同的來源。董珊插話說：古文字“乎”“息”皆从气，“气”是從“息”截出來的字。孟蓬生總結幾位學者的討論說：“‘丂’字有不同的來源大家應該沒有意見。關鍵是其中哪幾個可以認同，這個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。”

王森進一步論證自己觀點：“我釋‘平’，字形從‘杖’，上面兩點或三點為飾點或者表示塵點等等。平為杼之本字，表示杖擊。杼，使也。平，使也。見古書用例。”劉釗表示自己祇關心甲骨文的“乎”怎麼和後來的“平”字形聯繫起來的。王森答復劉釗：“劉老師可以看看《新金文編》，其中的西周“乎”字，和春秋“平”字是無縫銜接。”王森強調自己的觀點是因為“虜”字出現了，“乎”才真正出現。甲骨文所謂“乎”字，下部所从與“易、粵、寧”諸字相同，他提到：“劉釗老師在書中也談到，甲骨文‘寧’字有直接从‘乎’的。這個‘寧’是直接從‘平’聲的。”劉釗表示，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，但是得證明“乎”晚於“虜”。

李春桃則論證了古文字中“𠄎（杖？）”字的演變過程。他指出：“甲骨文中的𠄎，我在一篇未刊小文中認為並不是‘考’字異體，應該是一個陽部字（學者懷疑形體是杖的初文很有道理），在很多辭例中應該就讀為‘易’。此形與‘河、何’所從的‘柯’並不相同。過去釋為‘考’，或者懷疑與‘柯’有關，可能並不正確。另外，金文作冊彙簋裡面的，過去或釋‘柯、朽、析’，也有問題，這個字就應改釋為‘楊’。逯鼎銘文中‘楊’字作，可證。”王森表示自己完全贊同李春桃的觀點，當時撰文寫這個問題，就是讀了李春桃老師發表在《史語所集刊》的文章。蘇建洲提到，陳劍早在2016年已提及這個問題，2018年到政大纔正式對外宣講（記錄者

按：陳劍《以一些例子談談甲骨文字考釋可注意的問題》，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，2018年11月16日）。

執筆：鄭 婧

審覈：王化平

終審：孟蓬生